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85  
30 August 2001  
CHINESE

---

## 第八八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1年8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罗伯托·贝当古·鲁亚莱斯先生(厄瓜多尔)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885 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中国代表胡小笛大使；裁谈会议程审查问题特别协调员德国的京特·塞伯特大使，他将作关于议程审查问题的报告；保加利亚代表彼得·科拉罗夫先生，他将代表裁军谈判会议扩大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佩特科·德拉加诺夫大使作报告。

现在请中国代表胡小笛大使发言。

胡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对你为推动裁谈会实质性工作取得进展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你尊敬的前任，卡米洛·雷耶斯·罗德里格斯阁下和卡洛斯·阿马·福雷斯阁下，为促使裁谈会走出僵局也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感谢。我也愿借此机会，向裁谈会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莫雷先生以及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致意，感谢他们用辛勤劳动为裁谈会提供优质的服务。

中国代表在裁谈会和其他多边论坛曾多次指出，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目前正处于严峻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看到，核武器削减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生物武器条约》议定书谈判等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挑战；武器和武器系统很可能进入外层空间；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去年还公认为全球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导条约》，今年已有人说成“必须抛弃”。这些都将给 21 世纪的国际安全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损害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维护国际社会战略格局稳定，确保国际现有条约的完整有效和切实执行，是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面对严峻的形势，需要就国际和平与安全(当然也包括裁军与军控)问题介绍一下我们的指导原则和基本立场。

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时代的潮流。然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然很不太平。

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一贯主张，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应摒弃以强权

政治为核心的冷战思维。各国的事务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通过多边集体努力寻求解决。单边主义不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无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最终必然碰壁。各国均有权采取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但是任何国家谋求自身安全都不应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为代价。真正的安全只能是各国的普遍安全。

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渴望发展、向往进步的国家 and 人民携起手来，争取实现持久和平的环境，共同推动人类发展的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对军控与裁军至关重要的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巩固军控和裁军领域业已形成的条约体系，不向外空引进武器或武器系统，全面禁止和彻底消除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在此进程中防止这些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这些将毫无例外地保障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是保持全球和平与安定所不可或缺的。

《反导条约》是战略稳定的基石和确保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基础，国际社会应当敦促有关方面切实维护该条约的有效性，并在维护和遵守《反导条约》的前提下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关于导弹防扩散问题，我们主张，国际社会应在所有有关国家参与下，进一步探讨在平等和非歧视性基础上建立更加有效的全球防止导弹扩散制度和措施的可能性。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当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一方面，国际社会应确立多边合作、集体安全的观念，共同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与此同时，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存和共赢的目的。

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助于实现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今年 6 月 15 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正式宣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它是一个以安全合作为先行、包括经贸、文化合作及国际和地区事务磋商与协调的全方位合作组织，具有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对外开放的性质。孕育这一新型合作组织的指针是：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以此为基础，产生和发展着一系列新的理念——新型安全观，其内涵是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新型国际关系，其核心是结伴而不结盟；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其特征是大小国家共同倡导，互利协作。我们相信，这个合作组织肩负着成员国人民的重托，将继续健康发展。

面对当前军控和裁军领域困难的形势，唯有坚韧不拔、团结奋斗，方能克服逆流，把军控与裁军重新引回康庄大道。中国代表团将与各国、各方一道为此而共同努力。

在裁谈会的工作中，当务之急是防止外空武器化，避免外空军备竞赛。为此，应尽早缔结有关国际法律文书。我们主张在裁谈会上就此展开多边谈判，建立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委会，并使其具有谈判职权。中方支持俄罗斯代表团提出的工作计划建议(载于 CD/1644 号文件)，主张在全面、平衡地解决各方关切的原则指导下尽快重新启动裁谈会的实质工作，包括处理核裁军问题和开始就禁产条约进行谈判。中国代表团也支持三位特别协调员开展工作，并将在工作的进程中发表中方的看法。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话。

现在请德国代表京特·塞伯特大使发言，他将以审查本会议议程问题特别协调员身份讲话。

塞伯特先生(德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主席职务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我祝愿你顺利结束裁谈会今年届会方面获得成功，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为明年届会得到更多成果铺路。我也要感谢所有今年担任过裁谈会主席的你的前任，他们为推动裁谈会开始实质性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很感激各代表团对我的信任，授权我担任议程审查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艰巨职务。程序问题协调员不能够取代实质性工作。不过，在各代表团的全力支持下，他们可帮助裁谈会走出目前的僵局。

裁谈会任命特别协调员的决定是在今年届会的很迟阶段才作出的。由于我担任特别协调员后可利用的时间非常有限，我既不能够，也无法期望做到以前的特别协调员做不到的事。因此，今天我不能够向裁谈会报告磋商的任何确实成果，也

无法指出问题的哪些具体方面出现任何共识。不过，我认为，裁谈会在过去两年从未讨论过改革问题之后决定恢复关于这些问题的磋商是一个重要步骤，我们就议程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是有益的。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对我于 6 月 28 日发出的信函作出答复或积极参与 8 月 23 日的非正式磋商的代表团。我需要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深入磋商才能够就各代表团对议程问题所表示的广泛立场作全面、准确的报告。我的报告多少有些是我个人对情况的解释，各代表团如果觉得它们的立场没有得到适当的反映，请多多包涵。

我从两个角度处理议程问题：功能和内容。关于议程的功能，我进行的磋商证实了我的感想，即裁谈会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裁谈会的议程和实际议事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很薄弱。在早些年，即在 1979 年通过“十诫”之后，议程一直顺应不断变化的各代表团所关心的问题而演变。在 1992 年届会期间，军备透明问题被作为新的项目加入议程。自此以后，议程基本上没有变化。在 1997 年裁谈会届会开始时，由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已结束，曾就裁谈会的议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些讨论以妥协告终，裁谈会基本上一字不改地维持其原有的议程，并附加主席的一项声明，即据他理解，“如果裁谈会协商一致同意处理任何问题，这些问题可在本议程范围内予以处理”。自此以后，这一直是裁谈会在每年届会开始时的例行程序。主席的声明赋予议程相当大程度的灵活性。显然一般的理解是，如果裁谈会如此决定，任何裁军可归入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 6 下，这一灵活性更进一步因这一理解而加大。无疑地议程的这一相当大甚至是多余的灵活性有一定的优点。另一方面，这一灵活性似乎削弱了议程的基本功能，即指导和组织裁谈会的议事进程。议程虽然是协商一致通过的，但并不反映裁谈会真的协商一致同意处理议程所载的项目。裁谈会将处理哪些项目和将如何处理它们的真正决定被推迟到关于所谓工作计划的进一步决定。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作不出这一决定，尽管有那么多杰出能干的主席作了令人敬佩的努力。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有两大派别。一派欢迎现有议程的大灵活性，认为最好将一切精力集中于最优先的工作计划。另一派看法虽然也承认裁谈会开始实质性工作的优先性，但继续强调议程的重要性并支持改善议程与裁谈会的相关性的努力。我认为从这个方面讨论议程很有用，但没有得出我今天可以向你们报告的明

确结果。事实上，议程的功能问题也必须从整个裁谈会的工作方法的角度来看待。因此，可能应当在关于改进裁谈会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的磋商中处理这个问题比较适当。我认为杰出的斯里兰卡大使进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磋商的确查明了与这方面有关的若干问题。特别是，我们就裁谈会决定 CD/1036 第 5(d)段界定的特别协调员作用进行的讨论在我看来与这方面有关。我们可以重新达成一项谅解：至少可以经常就不存在设立附属机构共识的那些议程项目任命特别协调员。那么议程的適切性肯定会得到加强。

也有人建议恢复全会辩论。毕竟裁谈会议事规则第 19 条规定：“本会议的工作应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裁谈会过去三年来一直未能设立附属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利用全体会议可能是有道理的，可以按照议程项目加以组织在正式或非正式会议上进行比较实质性、有重点的全会辩论。

关于议程内容，讨论方向大致与历任特别协调员所报告的相同。就现有的议程项目而言，我感觉大家普遍同意保留(至少在实质上，如果不是在用词上)项目 1(核裁军)、项目 3(外空)、项目 4(消极安全保证)和项目 7(军备透明)。此外，有些代表团建议修改这些项目的措词，但目前似乎不存在任何修改措词的一致意见。相当多代表团对项目 2(防止核战争)、项目 5(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项目 6(综合裁军方案)继续存在的意义表示怀疑。不过，似乎没有一个议程项目没有至少一个代表团继续认为在实质和在现有措词方面都很重要。因此，我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在现阶段要改变现有议程项目将很难做到，我们需要进行比我们在可得的有限时间内所能进行的更多得多的积极磋商。

同样情况似乎更适用于将议程的一般结构改变成较短、较一般性议程的建议。有人建议将议程缩短成三个主要项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任何其他军控和裁军倡议。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般性议程会更清楚、更真实地反映现有议程的灵活性。不过，我的印象是多数代表团认为最好让议程逐步演变。采取这种审慎做法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许多代表团觉得现有议程适当地反映了它们认为核裁军问题是本会议的当务之急的看法。

关于增加新议程项目的建议，我觉得很受鼓舞的是参加讨论的所有代表团都表示它们愿意考虑将反映当前国际发展和关切的新项目加入议程。更使我感受到鼓舞的是，这对我个人来说似乎就是我们讨论议程的关键要点。我认为本会议能够

适当地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对新出现的安全关切作出反应，对其未来是极为重要的。

许多代表团建议列入一个叫做“常规裁军”的新项目。如历任特别协调员所指出的，这一建议在过去已经得到广泛支持。还应当指出的是，这将与“十诫”中题为“常规武器”的项目四完全一致。有人指出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是可能的禁止转让问题，似乎在这一新项目下讨论更为适当。在这方面，若干代表团建议研究裁谈会在小武器和轻武器方面可能作出的贡献。

若干代表团表示对讨论导弹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国际上越来越注意这个问题，而且最近各方在这方面采取了各种不同的主动行动。许多代表团建议将禁产条约明文列入议程作为一个新项目或者作为一个分项目。不过，有人指出这可能引起核裁军和禁产条约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有人建议将“区域裁军”作为一个新项目；不过，这一建议遭到一个代表团明确反对。另一项比较一般性的建议是，将联合国大会在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建议的项目自动列入议程。应当指出，裁谈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已经规定在通过议程时，“本会议应考虑到大会向它提出的建议”。

尽管有人对这些增加新议程项目的建议提出了一些问题或表示关注，但除了关于“区域裁军”的建议外，这些建议没有遭到断然的拒绝。这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进一步加紧就这些扩大议程范围的建议进行磋商，将很有希望取得结果。

主席先生，我无法在现阶段向裁谈会提出实质性建议。在可利用的有限时间内，我无法明确地看出有哪些议程的具体方面出现共识。不过，我认为议程问题值得本会议更为加紧地讨论。因此，我建议本会议继续有关议程审查问题的磋商并在 2002 年届会开始时任命这个问题的特别协调员。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各代表团对讨论作出的贡献。我非常感谢裁谈会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对特别协调员工作的热切关心和鼓励。我想向他和向裁谈会副秘书长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向耶日·扎列斯基先生以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口译给予我的宝贵支持表示热切感谢。

最后我想在这次全会上当众表示我对我国代表团成员所作卓越贡献的深切感谢。我尤其尊敬和感谢克劳斯·阿亨巴赫先生，他对我担任特别协调员的工作提供

了十分有效的支持，他在驻日内瓦的五年内表现了最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个人才华。

主席：谢谢特别协调员所作的报告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话。

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彼得·科拉罗夫先生发言，他将代表扩大本会议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佩特科·德拉加诺夫先生作报告。

科拉罗夫先生(保加利亚)：首先，我要同上一位发言者一样对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赞赏，并祝你一切顺利。我保证你可以指望我国代表团的全力合作和支持。我也要向你杰出的几位前任为使裁军谈判会议走出目前的僵局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

正如已经宣布的，我将代表佩特科·德拉加诺夫大使作以下报告，大使因他无法控制的理由不能够亲自作此报告：

主席先生，今天我很高兴以扩大本会议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身份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从而履行 2001 年 6 月 14 日的决定 CD/1646 中所载的任务。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裁谈会议事规则第 2 条，本会议有义务定期审查其成员情况。事实上，裁军谈判会议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多多少少定期地讨论扩大其成员的问题，试图找出大家可以接受的办法，以解决瑞士的霍费尔大使说过的“因裁谈会的成员有限与其任务范围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而造成的法律以及道德难题”。霍费尔大使在 1998 年担任特别协调员，我有幸在开始时同他进行过协商。

主席先生，我的确很幸运有我的前任为我准备好的扎实基础，我不需要重新在理论上阐述本会议扩大的问题，我可以集中研究各国的立场，尝试比较这些立场以便向你报告可能存在的共识，或者至少报告本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想法。因此，你肯定已注意到，七月中旬分发给本会所有成员国的问题单所列的选择方案，即维持现状，有限扩大、增加已提出成员资格申请的全部 22 个国家和有条件的普遍性(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成员国都有权申请)，并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它们在过去商定有限扩大本会议成员时已经讨论过。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样的务实做法有助于澄清各国对重新扩大本会议问题的立场，并为进一步谈判所需的事实基础作准备。

在过去一个月内履行我的职务时，我同几乎一半的本会议成员国进行了双边磋商或从它们收到答复。我认为这些磋商十分有益，因为它们使我亲身体会了各国的愿望并使我领会了什么是最敏感的问题。这第一轮磋商的初步结果显示，大大扩大本会议成员得到压倒性支持。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二的代表团表示它们的立场是赞成有条件的普遍性方案或将本会议扩大纳入 22 个申请国，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实现普遍成员资格的中间步骤。

总的说来，大多数代表团表示它们支持这种扩大的理由是，在目前裁军谈判会议陷入的僵局中，维持有限成员的制度将是错误的，将使裁谈会本身的合法性一直存在危机。无先决条件地大为扩大成员或有条件的普遍性方案可使裁谈会民主化并可为今后在裁谈会内而不是在裁谈会外的特设论坛内谈判裁军问题铺路。显然出于同样原因，大多数上述代表团可说是不接受任何成员选择标准或先决条件。当然，也有代表团反对这两个方案。若干代表团对大为增加成员的实用性表示怀疑。这些代表团的共同论点是，1999 年的最后一次扩大成员对克服目前的僵局并无助益。

多数其余代表团似乎赞成有限的扩大，即增加 5 至 15 个或更多新成员并按照申请日期和平衡的区域代表性等既定客观标准挑选新成员。建议的其他标准包括对参加裁谈会工作的兴趣和能力、对裁军事业的贡献、执行国际裁军文书的情况。象在过去一样，这一方案似乎是可行的，但做起来很麻烦，因为正如大多数其反对者所指出的，它需要选择一套议定的成员标准。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一方案并不要求适用一套“客观的”扩大标准，而是要求一项进一步把一些申请国排除在外的暂时解决办法，虽然是裁谈会所有成员国都接受的办法。

也很明显的是，关于成员标准的讨论可能导致无限期的拖延，因为对于如何确定理想的参加者数目，同时考虑到区域平衡概念(很多人认为这是冷战思想的典型例子)、申请日期和积极性、兴趣、贡献等等因素，并且同时要设法满足互相抵触的政治、区域地域战略和其他要求，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要兼顾所有这些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扩大问题对于仍然不十分同意重新扩大本会议是有益的少数国家继续是敏感问题，这些国家指出以前的扩大并没有提高本会议的效率。不过，许多代表团强调，没有人能够证明进行谈判的成员数目与作业能力之间有直接关系。相反

地，其他论坛已证明能够相当有效地进行谈判，不管其成员数目有多少。在这一背景下，我注意到有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论点，即缺少足够的政治意愿，而不是成员增加，是裁军谈判会议目前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时间限制以及问题的敏感性，我谨将我的意见总结如下：

第一，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根据议事规则，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须定期审查。在我进行的磋商中，没有人质疑这一做法。我注意到大家愿意并且积极支持我寻找彼此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我非常感激裁谈会所有成员国在我履行职务时给予我的合作和谅解。

第二，有广大的多数赞成大为扩大裁军谈判会议。事实上，我注意到许多代表团有强烈的决心通过适当的方案以达成持久的甚至是最后的解决本会议成员问题的办法。

第三，即使大多数代表团表现了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的灵活性，但在现阶段仍然没有就上述四个选择方案中任何一个达成的共识，因此我仍然无法提出所有成员国都能接受的共同商定的立场。裁军谈判会议的扩大是一个动态进程，不过也是国际安全环境的反映。这项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相当的谈判技巧在各国的利益和我们作为唯一的谈判机构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肩负一项普遍任务的共同责任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第四，如上面已经说过的，由于可利用的时间有限以及我无法控制的其他原因，我不得不承认我无法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充分履行我的职责。因此，应当把这次报告看作只是临时报告，并且我强烈建议在本会议 2002 年届会开始时重新任命扩大本会议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来继续进行这项重要工作。不用说，主席先生，我准备将我的经验传授给我的接班人。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向所有代表团表示感谢它们给予我的宝贵支持。我也要感谢裁谈会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副秘书长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以及耶日·扎列斯基先生，我在担任特别协调员的工作中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

主席：谢谢保加利亚代表所作的扩大本会议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报告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话。

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马约利尼先生(意大利)：我想不很正式地说几句话。Chateaubriaud 曾经说过“一个东方学者是一个行万里路的人”。在这个大厅里，一个主张裁军的人是一个思想和主意很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我很高兴今天上午我们听取了三项有深度的发言。我也很高兴这三项发言都主张继续我们在几个星期前开始的工作。三项发言都提出了有意思的论点，我认为值得我们大为注意。

两位特别协调员向我们表明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别人在过去已经讨论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审议的问题在过去都已经全部审议过。因此，我要向两位特别协调员表示最热烈的敬意和祝贺；至于我国代表团，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深入考虑和研究他们今天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解释。

主席：有其他代表团想在这个时候发言吗？

似乎没有。因此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由于 2001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是例假，万国宫关门，裁谈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 2001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接着将举行非正式全体会议来开始审议裁军谈判会议的年度报告草稿。

上午 11 时散会

-- -- -- -- --